

“肯尼迪诅咒”真的存在吗

美国肯尼迪家族堪称美国历史上最显赫、最古老、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族。除了无与伦比的声望和地位,这个家族身上还笼罩着一个世界性的谜团:“肯尼迪诅咒”。最近这个诅咒又发威带走了一位肯尼迪家族的成员。

“肯尼迪诅咒”的最新受害者
5月16日,前总统肯尼迪的侄子小罗伯特特的妻子玛丽·理查森·肯尼迪被发现死在纽约州寓所内,成为“肯尼迪诅咒”的最新受害者。当地警察局证实,他们正在县验尸官办公室协助下调查玛丽的确切死因,目前尚未下定论。不过,美国广播公司称,他们获得的多个消息表明,玛丽似乎死于上吊自杀。玛丽的意外死亡使“肯尼迪诅咒”再次成为美国人茶余饭后谈资。研究肯尼迪家族的传记作家劳伦斯·莱姆说:“我们知道这个家族的历史,作为一个‘肯尼迪’会很艰难,不管是拥有肯尼迪家族的血液还是同该家族成员结婚。”

备受诅咒困扰的家族

半个世纪以来,仿佛受到一种神秘的诅咒,这个发迹于新英格兰的家族一直在死亡和成功中间起伏,始终被一连串的飞来横祸所缠绕。最出名的是肯尼迪总统1963年在达拉斯遇刺。1968年6月6日,肯尼迪总统的弟弟老罗伯特在加州总统初选获胜后遭到暗杀;1984年,老罗伯特之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只见过蓝白色闪电,这是普通的自然现象。但很少有人看见过不发光的“黑色闪电”。然而,它确实存在,那么它从何而来呢?

说到黑色闪电,不能不提被科学家列为最难解释的自然之谜之一的“死丘事件”。距今3600多年前的某一天,位于印度河中央岛屿的一座远古城市摩亨佐达罗突然毁灭。直到1922年,印度考古学家巴纳尔仁才第一次发现古城的遗址。在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了许多人体骨架,从其姿势来看,有人正在沿街散步,有人正在家里休息。灾难是突然降临的,几乎在同一时刻,全城四五万人全部死于来历不明的惨祸,“死丘”由此得名。

在对古城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城市中心被破坏得最为严重,离城市中心越远,建筑物遭到的损坏便越小,这种现象与大爆炸所造成的结果差不多。科学家还在古城的中央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碎片,这是黏土和其他矿物烧结而成的。罗马大学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实验证明:古城毁灭时的温度高达1400℃~1500℃,这样的温度只有在冶炼厂的熔炉里或持续多日的森林大火中才能达到,然而岛上从未有过森林。综合几方面的因素可以推断,古城的毁灭源于一次大爆炸。

古印度长篇叙事诗《摩柯婆罗多》提到了这一事件:一阵耀眼的闪电和无烟的大火,紧接着是惊天动地的爆炸,爆炸引起的高温使得水都沸腾了。这可怕的爆炸场面,使我们不能不和原子弹联系在一起。可是,3600多年前是绝不可能有原子弹的。

随着科学家对闪电研究的深入,有人提出了新的说法——爆炸是由黑色闪电造成的。在古城的大爆炸中,至少有3000吨半径达30厘米的黑色闪电参与,因而爆炸威力巨大无比。从古代一些岩画判断,人类在5000年前就已经发现黑色闪电,科学家们通过长期观察研究,也证实确实有黑色闪电存在。

那么,黑色闪电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科学家经过多年研究后得出结论:在大气中,由于阳光、宇宙射线和电场的作用,会形成一种化学性能十分活泼的微粒。这种微粒聚成一个又一个核,在电磁场的作用下聚集在一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而形成大小不等的球。这些球没有光亮,也不放射能量。可以存在较长时间。而且它发暗,不透明,只有在白天比较容易看到。

自然风险 (摘自《奥秘》第6期)

“好人”都是天生的

子小罗伯特的一个弟弟死于杜冷丁和可卡因服用过量;1997年,小罗伯特的另一个弟弟死于滑雪事故;1999年,肯尼迪总统的儿子小约翰意外遇难,当时他驾驶的小型飞机坠入大西洋;2011年,肯尼迪最小的弟弟特德的女儿卡拉在训练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到现在,玛丽已成为肯尼迪家族意外死亡的第12人。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与肯尼迪家庭有关联的其他家族的人也跟着遭受厄运。至今,许多希腊人都相信,在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肯尼迪和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成婚后,便把专属于肯尼迪家族的诅咒引入了这个希腊望族。他们指出,这位年轻的美国寡妇初次遇上奥纳西斯时,一切看来风平浪静。但与杰奎琳成婚后,奥纳西斯名下有4艘轮船发生了严重的事故。7年后,原本身体不错的奥纳西斯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相继去世,家族的生意也元气大伤。

流传中的三种诅咒

说法一:肯尼迪总统的父亲老肯尼迪1937年到1940年间作为美国驻英大使,在此期间为避免美国卷入“欧洲战争”,他曾拒绝为500名被送进纳粹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派发签证。1940年他回到美国,“肯尼迪家族的诅咒”开始了。

说法二:1937年,老肯尼迪在乘船回美国的途中,同船有一位从纳粹魔掌逃出来的犹太牧师,而老肯尼迪向船长抱怨,要求船长禁止犹太牧师等人在船上祈祷,结果那位犹太牧师给肯尼迪家族的人下了一个诅咒,他们将遭悲惨的命运。

说法三:在《肯尼迪诅咒》一书中,还提出了坊间流传的另一种猜测:这个家族由于其难以见光的发家史和滥用权力的行为而受到神的惩罚。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综合《环球时报》、《广州日报》等)

谁偷了总统的双手

1974年7月1日,曾三度当选阿根廷总统的庇隆病故了。他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被安置在一座地下墓穴中。而进入墓室又须打开三道门,每道门上有着六把锁,它们的钥匙保存在政府总秘书处。

虽然防护如此严密,但他死后13年还是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盗墓事件。盗墓者直入墓室后,取下了重170公斤加锁的棺木防护罩,在棺盖上开了一个洞,用工具割断了庇隆遗体的双手。

那么,是谁盗走了已故总统的双手呢?1987年7月,法庭开始审理庇隆墓被盜一案,但是后来此案的两名重要人物都离奇死亡,使案子无法审理下去。案子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案发当晚正在值班的墓地看守人路易斯·拉瓦诺。他死于1988年,死亡证明上说是因“严重的肺水肿”去世。负责此案的法官苏奥检验发现致死原因是“连续踢打和用粗大木棒猛击造成严重内伤”。后来,苏奥本人也没能逃脱厄运,1990年底,他死于一场交通事故。就在出事前不久苏奥曾公开宣称,他已掌握了全部材料和具体线索,可确定盗墓作案人。然而由于某些因素的干扰,致使这起交通事故也无法查清。

(摘自《世界历史未解之谜大全集》企业管理出版社)

当我们的大脑充斥着催产素和加压素时,关爱和慷慨大方的感觉就会被激发出来,因为这两种荷尔蒙的受体和某种神经元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受体本身有着不同的版本。美国布法罗大学的心理学家普朗发现,如果你的基因将这些荷尔蒙受体塑造造成特定版本,你就会是个天生的好好先生。

普朗教授和同事们对几百个人做了调查,了解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世界观以及对公益活动的参与度。比如,他会问你,目击犯罪的人是否有义务去报警,纳税是不是天经地义,等等;完成了这份问卷后,711名受访者提供了自己的唾液作为DNA样本,让研究者们对比他们的催产素和加压素受体的区别。

对比的结果很有趣:觉得世界充满威胁,人类天生阴险的受访者,只要体内的受体基因是“好人版本”,仍然会做一个乐善好施的公民。而拥有另一些受体版本的人呢,对世界的消极看法让他们有更强的反社会倾向。也就是说,不同版本的受体是和一个人的社会经历相互作用,从而对人产生影响的。

(摘自《南都周刊》第18期 胡雯雯/文)

敲门声中隐藏的心理秘密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艾伯特·赫拉别恩曾提出过一个公式:信息交流的效果=7%的语言+38%的语调语速+55%的表情和动作。所以说,最不会说谎的还算是身体。而日常可见的敲门声中,就蕴含着许多秘密。

从节奏上说,均匀地敲两三声,这人一般有良好的修养和习惯,在平时也非常懂得自律和自我控制。还有一种人,能敲出带“花”的、音调欢快的“鼓点”,这种人基本属于乐天派。另外,敲门声缓慢,敲两声就停下了,敲门者可能是比较疲惫或沮丧。

从强度上来说,敲门声响亮,这种人一般比较自信、内心力量强大。而敲门声细若游丝,生怕吓着门前蚂蚁的人,相对不自信、谨慎,在交往中比较消极、被动。敲门声的响度还跟敲门用的部位相关,要是用手掌把门撞得“乒乒乓乓”,甚至拳脚相加,这人不是来寻仇或打架的,就是以财势自恃,居高临下,看不起屋主。

从敲门时间的长度来说,屋主不应答时坚持敲很久,这人一般意志力强,做事百折不挠,但也可能偏于固执、不善变通。敲两下,停一阵又敲一阵,这种零零落落的敲门者一般心思缜密,很能考虑外在环境中的各种条件,但也可能因为思虑太多而遇到无法决断的问题。(摘自《南京日报》)

北极熊与企鹅为何见不了面

北极有北极熊,南极有企鹅,但为什么南极没有北极熊,北极没有企鹅它们为何见不了面呢?

板块说:地球板块突然断裂,熊鹅自此分道扬镳

“板块说”是许多科学家都认同的一种假说。这些科学家观点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现在生活在南极的企鹅和北极的北极熊,它们都生活在基本相同的地区。突然,在某一个时期,地球板块突然断裂,分裂的地方正好在企鹅和北极熊生活的地区,这次分裂把绝大部分企鹅和绝大部分北极熊分裂在两个不同的板块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绝大部分企鹅生活的板块,企鹅一代代繁衍下去,而只有极少部分的北极熊,由于离群索居,慢慢失去繁衍能力,就逐渐消失了;

与此相反,在另外一块绝大部分北极熊生活的地球板块中,北极熊一代代繁衍下去了,而只有极少部分的企鹅,同样由于离群索居,慢慢失去繁衍能力,就逐渐消失。
气候说:熊往南不适应,鹅往北不适应
“气候说”基本观点是,企鹅和北极熊原来生活在同一板块。地球板块断裂之后,部分板块南移,部分板块北移。在南移的板块,北极熊由于不适应气候状况,灭绝了,只有企鹅生存下来了;北移的板块,企鹅由于不适应气候状况灭绝了,只有北极熊生存下来了。

南极是一块覆满厚冰的大陆,周围被宽大的海洋包围,远离其他大陆,而那里的严寒气候大型植物不能生长,因而也没有大型食草类动物,所以也就没有北极熊这样的肉食动物。根据“气候说”,南极企鹅没有向北挺进,是因为热带带炎热的气候阻挡了它们北上的道路,企鹅的生理特点决定了它们必须呆在来自南极的冰雪融化水域,温暖的赤道水流和较高的气温形成了一个物理屏障,使惧热的企鹅不能游过它。同理,北极熊也无法穿越炎热地带南下。于是,这两种动物只好老死不相往来。(摘自《生命传奇》2009年第7期)

有一本旅行书,书名叫《不飞FLIGHTLESS》(下文《不飞》),26个人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旅行。头一个家伙,40岁了,小时候看过一部意大利电影,迷上了里面的Vespa摩托车,他跑去意大利花1200欧元买了一辆40年的老Vespa,骑着车从米兰跑到罗马,这段路坐飞机用一个小时,坐火车要八个小时,开汽车也不会更长,但他用Vespa跑了三个月,一路上慢慢消磨时间。

1998年11月1日,又有一个英国佬,打算就用双脚丈量世界,他这一天从智利最南边出发,溜达到北美,过白令海峡,过俄罗斯进英国,《不飞》书中那段记录是他2001年走到哥伦比亚境内的一段历险。我琢磨着,照这速度,他还在路上漂着呢。这位老兄的网站上,有个招商的地方,希望有商家能给他伟大的行程赞助,我点进去一看,好嘛,直接要钱,一个是维萨信用卡,一个是使用支付宝,30,40,50,60,这哥们是一边走路一边乞讨。

生命传奇 (摘自《百科知识》2009年第7期)

“好人”都是天生的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组合:由同一对父母养大、成长环境相同的同胞兄弟或姐妹,两人却性格迥异,一个和善开朗,另一个恶毒残忍。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后者可能是体内某种荷尔蒙受体基因没长对。

迷幻人生



透视内心

人才是会变脸的



丁玲到老的时候终于想通透了

30年前,台湾学者蒋勋在旧金山机场第一次见到了丁玲,“头发全白,满脸皱纹,像农村老太太,穿着布衣布鞋,茫然地站在那里”。后来蒋勋和丁玲去芝加哥最高的楼顶,一屋子貂皮女,抽烟,时髦而颓废,丁玲很平静地用手子捅蒋勋:“当年我在上海就是这样的。”

人是会变脸的。丁玲24岁就写性解放,甚至写女同,旖旎情史也不少,后来时而右倾,时而左倾,新潮过,革命过,张扬过,跟风过,老来终于想通透了。

夏丏尊曾说李叔同是从“翩翩浊世佳公子”,一变而成“戒

那些代表我们去生活的家伙



这才叫生活

“看报道说,梁朝伟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中午去机场,随便赶上哪班就搭上哪班机,比如飞到伦敦,独自蹲在广场上喂一下午鸽子,不发一语,当晚再飞回香港,当没事发生过,突然觉得这TM才叫生活!”

【签证版】看报道说,郭德纲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中午去三里屯,随便碰上哪个大使馆就去哪办签证,独自站在人堆里排一下午队,不发一语,晚上再回家去,当没事发生过,突然觉得这TM才叫生活!

【电梯版】看报道说,司马南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中午去找个电梯,随便赶上那个就上哪个,比如机场的电梯,独自把脑袋放上面夹一夹,不发一语,当晚自己去医院,当没事发生过,突然觉得这TM才叫生活!

【上海版】看报道说,上海几个哥们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晚上去游玩,随便开上几辆车,比如飙到昆山,一群人围着桌子吃鸡,大快朵颐,当晚再驶回上海,当没事发生过,突然觉得这TM才叫生活!

【北京版】我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中午去四惠东,随便赶上哪趟地铁就哪趟地铁,比如挤到西单,独自蹲在路边数车轮,不发一语,当晚再挤回通州,当没事发生过,突然觉得这TM才叫生活!

【广州版】我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中午去省车站,随便赶上哪班就坐上哪班车,比如坐到肇庆,独自蹲在湖边喂一下午鸭

律精严之头陀”。念佛之人,改变是最大的。顺治帝福临据说也出家了,但信史里说他其实没出成,我想也是,从妃嫔三千到老尼一二,一桌满汉全席只剩一道连滴水油都没一滴的鼎湖上素,除非有精神病史的人才能忍耐此般冰火两重天。

许多年里,我只知道赫鲁晓夫是一个在联大会议上用皮鞋敲桌子的莽夫,后来知道了他在斯大林死后三年便挫骨扬灰,抖露出无数血腥往事,而此前20年,他又曾是斯大林路线的鼓吹者和执行者,单是在一份文件里就圈定了8500个死刑名单。至于著名酷吏贝利亚,固然满手鲜血,但却是斯大林死后破除个人崇拜,实施平反运动的第一人,他推行的改革措施甚至比赫鲁晓夫更早更激进。在不同的时光里,老虎是可以念佛的,而念佛的可以杀人。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大抵没错。当年我听某同事聊起其大学师兄,在校时温润可人,热情和善,后来一头扎入官场,遂成跋扈小吏,变化之快令人侧目。此人曾眼光凌厉地对我说:汝可知是脖子硬还是刀硬?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有天散步时我想起了这个千古命题,于是掏出水果刀在路边的石狮颈脖上划了几下,结果我发现好像是脖子要硬一些。

(摘自《新快报》刘原/文)

为未来负责

北宋仁宗年间,朝廷准备在京城(开封)东郊建一座塔——开宝寺塔,并请当时最著名的工匠预浩负责设计和建造。

在进行基础施工的时候,个别细心的工匠发现基础设计存在问题,就是西北方向的基础明显比东北方向的基础低,工匠们以为这是预浩在设计时不小心出现的失误,就提醒预浩,说基础不平整,一方偏低了。

预浩也没有做解释,只是告诉工匠们继续按原设计方案施工即可。后来,整个塔完工了,美轮美奂,精雕细刻,浑然如铸,气势惊人。但就是明显向西北倾斜。于是,很多人便议论,说这座塔用不了多久就得倒掉。

这件事后来传到了宋仁宗耳里,仁宗亲自询问预浩。预浩解释说:“京城地势平坦,没有高山,而且常刮西北风,这个塔,如果按老一套方法设计,用不了多少年,就会被风吹得倾斜,那么就有倒掉的危险,目前的设计,就可以防止事故的发生,风吹它近百年,它就会正了。”仁宗听后高兴地说:“卿此举实乃为未来负责耳!”

一百多年以后,人们发现原本倾斜的开宝寺塔果然正了。在普遍功利化的当下,大多数人信奉的是“只看眼前”的信条,因此,对未来负责的精神就更加令我们敬仰。(摘自《文史月刊》第1期 唐宝民/文)



较真

穷人和富人,哪个比较可能撒谎、欺骗和偷窃?我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前者吧?如果你已经拥有了那么多财富,就没必要去欺骗偷盗了。自己衣食足了,应该更有资本和精力去考虑他人的需求才对。但美国一项雷人的新研究显示,一个人在社会阶层上爬得越高,对他人的同情心就降得越低。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辟夫和肯特纳收集了一些实验对象,先花几分钟时间,让其中一些人与比自己差的人比较经济状况,另一些人则和比自己富裕的人比较。然后,在实验对象面前放了一罐糖果,告诉他可以随便拿,剩下的糖会送给附近一家实验室的孩子。结果是:更富足的实验对象拿走的糖果比穷一点的实验对象拿得多得多。

在后续研究中,研究者给实验对象放了两部短片,同时监测他们的心跳。一部讲的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庭院。另一部则是关于饱受癌症煎熬的儿童。根据监测仪器,穷一点的实验对象看第二部片子时心跳更为缓慢,这说明他们对片中人的感受付出了更大的关注。

为什么会这样呢?衣食无忧的人,不是应该更慷慨博爱吗?辟夫和同事们的推测是,也许正是金钱和富足给人带来的独立自由的感觉,让他们觉得无须依靠他人。我们对他人的依赖越少,对他们的关注就会越少,这就会让人更以自我为中心。另一种原因,就像电影《华尔街》中股市大亨戈登·盖葛说的,“贪婪是好事”,对于上层阶级的某些人来说,贪婪是有好处的,这就让他们更倾向于采用不道德的手段为己牟利。(摘自《羊城晚报》2.2 李丽/文)

房间里的大象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

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推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在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也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

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味的聊天时,我们假装注意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

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我们尽可能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摘自《青年文摘》5月下 刘瑜/文)



肥了钱包,瘦了良心
富人觉得无须依靠他人,对他人的关心和同情心也就降低了

【火星版】我有时候闲着闷了,会临时中午去酒泉或西昌,随便赶上神几就搭神几,比如飞到火星,独自趴在火星上看一下午冥王星,不发一语,当晚再飞回地球,当没事发生过,突然觉得这TM才叫生活!

分野